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光荣与梦想》之一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1932 ~ 1941)

插图本

[美]威廉·曼彻斯特 著

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 译



海南出版社

光荣与梦想之一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1932~1941)

插图本

[美]威廉·曼彻斯特 著

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 译

朔望、董乐山、关在汉 校

海南出版社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by William Manchester

Copyright © 1973, 1974 by William Manche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4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安排, Don Congdon Associates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0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荣与梦想之一: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美)曼彻斯特(Manchester, W.)著;

朱协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700-170-6

I. 光… II. ①曼…②朱… III. ①经济史-美国-现代②罗斯福“新政”(1933~1936)-史料 IV. F171.295.1 K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4830 号

光荣与梦想之一: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作 者: [美]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

译 者: 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 朱 协

出 版 人: 苏 斌

总 策 划: 刘 靖 任建成

责任编辑: 任建成

特约编辑: 能 昀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嵇倩女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75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00-170-6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 录

序幕 沟底 1

“远征军”的惨况	3
镇压	13
流民	20
胡佛总统	25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33

像畜生那样生存	41
满脑肥肠的有钱人	50
不被看好的罗斯福	55
混乱的美国社会	64
中产阶级的生活	71

第二章 罗斯福 83

新总统就任	88
百日新政	95
全国复兴总署	105
美国人物画像 埃利诺	109

第三章 万般激荡 113

令人不愉快的天气	119
激进派	122
真正的挑战	128
极端派库格林	133
“疯子”朗格	136
新鲜玩意儿	143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151

30年代的青年人	157
----------------	-----



约翰·刘易斯	160
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冲突	168
获取连任	172
美国人物画像 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181
第五章 保守派死灰复燃	185
闲暇的美国家庭	188
工人的权益	193
暴力行为	199
保守派的反对	202
新政强弩之末	208
第六章 原始恐怖的阴影下	215
希特勒的演讲	224
不合时宜的飓风	228
美国人的恐惧	236
国际问题压倒国内问题	247
美国人物画像 诺曼·托马斯	256
第七章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261
核计划	263
欧洲的战争	269
从孤立到干涉	274
租借法案	280
美国终于恼了	287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295
经济依然萧条	297
种族问题	302
战争前夕的美国青年	309
珍珠港被袭	314



序
幕

沟底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华尔街的人们如热锅上的蚂蚁来回穿梭。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①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5月以来，大约有2.5万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10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的，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偿金”②。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元③。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④。



“远征军”的惨况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①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5月以来，大约有2.5万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10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的，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偿金”②。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元③。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④。

“远征军”里边的人原是希望国会采取措施的，可是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便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由他们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不料总统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接着便把自己跟市区隔绝。总统原定要去参议院的，现在改变了计划；白宫的周围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逻；自从停战以来，总统府的大门头一回用铁链锁上了。《纽约每日新闻》报上有一条标题说：“胡佛深锁白宫中。”可是他还不止这样。街上设置了路障；总统府四周一条马路以外就封锁了交通。有一位独臂退伍军人，因为执行纠察任务，想穿过警戒线，结果被痛打一顿，捉进监狱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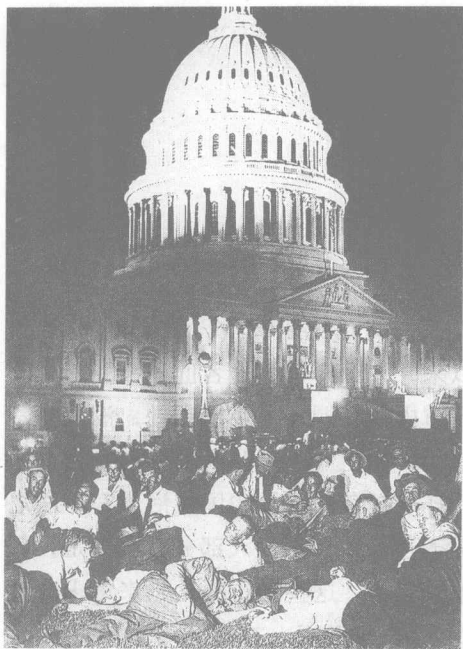
回想起来，当年政府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乱，穷于应付，

① 1880年，美国国会决定，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划出一块地区，作为首都所在地，称为哥伦比亚特区也即华盛顿市。以下一般简译作华盛顿市。——译者

② 补偿金是对军人在服役期间报酬太低的补偿。——译者

③ 本书所说多少“元”，都是美元。——译者

④ “补偿金远征军”是有意套用“美国远征军”一词的，表示是从全国各地来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译者



“补偿金远征军”在国会大厦示威的场景

这才小题大做的。这些退伍军人手无寸铁，队伍里也不让过激分子参加；尽管明明在挨饿，也没有公开行乞。他们力量薄弱，似乎不能成为什么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位34岁的记者，名叫德鲁·皮尔逊，他描写那些退伍军人，说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然，满脸愁容”。他们困守多日，越来越难以坚持了。卫生部门有一位检查员认为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情况“极端糟糕”。他们的临时食品供应大都靠捐助：得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坎登市的支持者用卡车给他们运来了食物；一个同情他们的面包商每天用船运来100个面包，另一个面包商送来了1,000个馅饼；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捐了500元；他们自己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又筹得2,500元。所有这些来源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实际上一丁点忙也没帮过。（华盛顿警察局每天给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炖菜，一天收费六分，胡佛因之大发雷霆。）到了8月中旬，酷暑气温达到了全年的顶点，水源日枯，苦况更甚。

那时，英国外交部是把华盛顿市划归“亚热带气候地区”的。各国使节因为华盛顿气温高，湿气重，都讨厌这地方。这里，除了闹市里有少数几家戏院在广告上说有“冷气”外，别的房子都没有空气调节设备。一到夏天，华盛顿到处是凉篷、遮阳走廊、卖冰的手推车、乘凉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游览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研究昆虫的绝妙处所呢”。“远征军”一无凉篷、二无帘幕，饱尝酷暑之苦。先前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市区时，正是鲜花盛开、春色满园时节，而今到了7月，木兰花和杜鹃花都早已凋谢，樱桃树也只剩下秃枝了，连大地似乎也变得毫无同情之心。退伍军人们的样子，活像沙漠中的流浪者。闹市的店铺老板们抱怨说：“来了这么多穷小子，生意都受影响了。”说实在的，要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威胁，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

说“远征军”危险，这是无中生有；可是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味依赖欧洲，这倒是有根据的。当时在全世界 65 个独立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那米字旗昂昂然飘扬在地球 1/4 的可耕地上——在欧洲、亚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亚、大洋洲、西印度群岛。凡有日照之处，就有英国国旗在，这话是不假的。大英帝国统治着 4.85 亿臣民。人们谈到什么东西很稳固，就说“坚固如直布罗陀”，或者“牢靠如英格兰银行”。当时一英镑兑换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不甚出名的飞行员和一个撤了职的名叫米切尔的美国将军才梦想要发挥空军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视的还是海军，而实际上没有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不在伦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掌握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舰队的监视之下。结果是，美国就像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完全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表示，他们愿以 500:1 的赔偿率担保美国不受侵犯。《财富》月刊向读者保证：“不管军舰开得有多快，飞机飞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是可靠的屏障，过去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该刊认为，自美国有史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将来还要称霸下去。

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样。美国没有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抱负，大国应有的庞大的机构。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节，更没有人记得它了。论城市的规模，华盛顿在全国居第 14 位。纽约是金融中心，国内多数重大问题都得在那里做出决定。每当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那些大企业的律师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伊莱休·鲁特之流就都到京城来，给在他们卵翼之下的共和党出谋划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到吃午餐时就办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办公桌上安起电话机的总统，因而轰动一时。他还用了五个秘书（以前历届总统谁都没有需要一个以上的秘书的），并有一套复杂的按钮系统来唤他们。

现在的国务院大厦所在地雾谷，原是黑人贫民区。五角大楼的所在地则是当时的农业试验站，因而颇具华盛顿郊区的特色。《星期六晚邮报》说过：“就在这个全国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还在庄稼汉手中呢。”这时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两千名。从白宫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谓行政大楼。这里有数不清的栏杆、高阁和圆柱门

廊，式样粗俗，外观倒还整洁。在这么个有双重坡度的大屋顶底下，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能都在一起办公，岂非怪事？事实上，1929年一场大火烧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以后，胡佛和总统府人员统统都搬进了行政大楼来，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在一个楼里办公，也没有谁感到拥挤。那时是不讲究排场的。后来总统的军事顾问、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兴建。特工处还不曾把行政大楼西路封锁起来，这是一条普通街道，平时在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箭之地就可以停放汽车。有时有人走访国务卿，国务卿就在大门口相迎。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行政大楼的同一层楼上办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官只隔着一扇木条门。将军有事需人帮忙，只需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就飞跑过来了。

《财富》月刊有一位作者（亏得没有署真名）写道：麦克阿瑟将军“生性腴腆，对于抛头露面的事，从心里就不乐意”。这是胡说。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一谈到他自己，也已经用第三人称了，一边讲话，一边挥舞着他那长长的烟嘴。他还在办公桌背后竖着一面15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往事时说，只要麦克阿瑟感到有人对他不够尊重，就“发起脾气来，破口大骂人家好耍权术，不懂礼貌，乱出主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违反宪法，神经迟钝，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见鬼，等等”。这也难怪，那时职业军人的日子确是不好过的。从下级军官逐级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资；在30年代初期，从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22年呢。除了眼看着日历一张一张撕下来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由于闷极无聊，艾森豪威尔几乎想解甲归田；就是在这些年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惊险小说的习惯，天天看什么《西部双枪将》《西部故事》《惊心动魄的西部》《牧牛骑士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迈尔堡，人们还常见小乔治·S·巴顿^①（他从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4点就出来打马球。他骑着自备的马参加赛马，先后赢得了400条奖带、200只奖杯。这时他已经以用珍珠镶在左轮手枪柄上而远近闻名了；他还搞越野赛马、猎狐、射鸟练习，还有飞行。但是巴顿少校跟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

要想知道40年前美国人如何眼光短浅，只要约略看看当时的军队编制，就最说明问题了。按当时的兵员计算，美军在世界上居第16位，居捷

^① 巴顿（1885~1945年），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美国将军。——译者

克斯洛伐克、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之后。如果月饷 17.85 元的大兵全部满员的话，也只有 132,069 人服现役。若从纸上谈兵，他们未尝不能跟南斯拉夫的 138,934 名陆军好好较量一番；但是当真两军对垒，准会一败涂地，因为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机关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上巡逻，或是驻守着美国在海外各处的属地。参谋长手头只留 3 万部队，比 1776 年英王乔治派来镇压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还少。

美国陆军的质量更是坏得惊人。当时军费仅仅约为今天的庞大开支的 2.5%，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财富》月刊说美军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对此谁也没有不同意的。在紧急的关头，麦克阿瑟能够投入战场的只有：1,000 辆坦克（统统是过了时的），1,509 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每小时只能飞 234 英里），以及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在诺克斯堡编成，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有一位作者报道说，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气喘喘地咧着大嘴，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歪歪斜斜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在广阔无边的国土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下边也没有三星将军。他是参谋长，年薪 10,400 元，在迈尔堡有一座公馆，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在他的副官看来，参谋长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年薪是 3,000 元，由于替参谋长在国会里游说，他经常跑国会山，但他的长官从来不让他借用车子。坐出租汽车的钱也不给，因为当时整个华盛顿官场都还没有零用费这个开支项目呢。艾森豪威尔后日常说当时他要走到门口，填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等候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不过倒是不消久等。华盛顿电车道纵横交错，有近七百辆电车载客运行。除了冬天因为电流短路容易发生故障以外，电车性能良好，交通阻滞的现象还是三十年后才有的。要是开小汽车上班（时速限 22 英里），停放在办公楼前面就可以了，街边几乎总有停车的地方。当时那些汽车都是方方正正的，种类繁多，有“帕卡德”牌、“史蒂贝克”牌、“格雷厄姆”牌、“皮尔士亚罗”牌、“特拉扑兰”牌、“施图茨”牌等等。比之后来的巨型汽车厂，当时的小厂可说只是家庭工业罢了。

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星期六上午都照例上班。夏季的时装是：白麻布（“棕榈滩绢”）或棉布衣服，平顶宽带的硬草帽或是巴拿马帽，软领衬衣，薄内衣（那时暖气还是新鲜事，不是处处都有，所

以薄内衣只能在热天穿)。1932年,首都的五家日报满版都是闹事新闻,却没有一件是黑人闹的。尽管首都居民有26%是黑人(在全国城市中比率最高),可是他们却一律默然忍着痛苦,这可是奇事。有一个官方导游人员解释说,“黑皮肤的南方小子”只能当佣人使唤,干干“粗活”。百货店、电影院、政府机关自助食堂都不许黑人进去。黑人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为司法部新楼挖地基都自带午饭,否则就得挨饿;哪怕要一杯水喝,也得走上两英里路,过了第七街,才能找到一家小食店肯卖给他们。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可是校长先生却是一位白人。胡佛总统派船送“金星母亲”^①到法国去,指定黑人的母亲另坐一条次等的船。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广播节目是《阿莫斯和安迪》,每晚净是演唱种族上污辱人的东西:出场人物是黑人,却由白人扮演,他们学着黑人歌手的土腔,唱得怪声怪气的。

黑人住在华盛顿西南区的雾谷和整个乔治镇里。也许由于首都其他地方当时仍然秀丽如画,那些喜欢往日风光的人还没有看中这块地方。那时华盛顿一片青葱,比现在好看得多了;市内有一个居民,就有六棵遮阳树。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很有些富丽的宅邸,不过犹太人谁都知道那是“闲人免进”的地方。那时排斥犹太人风气之盛,不亚于排斥黑人。因为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排犹也没有惊动外交界。今天设在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年坐落在第16街,走几步就到白宫。那时大使们个个穿着条纹裤和燕尾礼服。由于主要商业区有许多地方还是鹅卵石铺的路,所以他们如果想去逛街就得小心翼翼地举步。这时,超级市场只是加利福尼亚州才有,在首都买食品要到食杂商店去,到两洋茶叶公司的红漆门面分销处去,到露天市场去,或者干脆到马路上去。在街上,人们可以听到讨赏钱的手摇风琴师的琴声,守着手推车的小贩的叫卖声,推着带轮石磨、到处向家庭主妇兜揽生意的磨剪子磨刀的吆喝声。闹市区的街头是卖花卖水果的摊位,五彩缤纷。码头附近,有一排排卖牡蛎的,生意十分兴隆。特区市场设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大楼所在地。农产品市场在驰名远近的K街,熙熙攘攘,一片叫卖鲜鱼声,还摆着一架架宰好的野兔。还有一家马具店,门前摆着一匹大木马,跟真马一样大。1932年时,首都还有几千匹拉车干活的马,在K街的鹅卵石路上着实留下不少遗泽,臭气熏天,跟大市场和街角货摊的香味混在一起。不过,不久柏油马路这一伟大事物出现了,这种种气味便都消失了。

① 阵亡将士的母亲。——译者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也是游客如云的。不过他们来首都却不是坐飞机来到国家机场的（到1970年，这个机场的来往旅客每天达2.4万名之多）。现在这块人来人往、忙乱不堪的地方，那时还沉睡在波托马克河的水底，空中旅行还是很稀罕的。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所以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充当。客机通常都是三个引擎的“福特”机，入夜或天气恶劣就不飞了。这时还没有横越全国的班机，飞行的平均时速是155英里。有人经过多次换机，在18小时内飞越了全国，结果他的照片就登在全国各报上了。虽然当时华盛顿有一个机场，就是位于今天的第14街桥（当时叫做公路桥）靠近弗吉尼亚州这边的胡佛机场，但是每天只有250位旅客。大多数旅客（每年1,100万）都是坐火车来的，在联邦车站下车。这时蒸汽机车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末期。2万辆机车喘着气穿过各地乡间（1970年只剩下200多辆了），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全国的青年人搞得心情不宁。15岁的约翰·F. 肯尼迪^①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镇的乔特中学里听到了这个声音；教授演讲术的中学老师林登·约翰逊^②在休斯敦市也听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市，一位名叫理查德·M. 尼克松^③的大学生晚上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不禁心里纳闷：东部地平线外的情景如何？华盛顿市又是什么样子的？

来到华盛顿的人们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要看看那个火车站。联邦火车站是按照首都古典派建筑规划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巨型砖石结构，气象宏伟，和国会大厦一道俯瞰全城。国会大厦朝东，外观跟今天差不多；当时有一位建筑师相信市区要朝东发展，所以这样设计。那时总统权力还没有开始扩大，国会华盛顿的中心，游客（补偿金远征军也一样）首先要到国会山瞻仰一番，有的到了国会也就算数了，因为白宫不欢迎游客，首都也没有多少别的名胜好玩。当然，有林肯纪念馆，有华盛顿纪念塔（塔里新设了电梯，不过青年人总想爬爬那898级楼梯），还有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架由西班牙航空工程师胡安设计的旋翼飞机（直升机的前身）不久前曾在史密逊博物馆的草坪上安然降落，博物馆因此有好几个月游客很多。喜欢看吊桥的不妨去看看阿林顿纪念桥，这是这年1月才由胡佛总统剪彩启用的。此外还有寥寥可数的几所政府办公楼：C街

① 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② 1963~196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③ 1969年起任美国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译者

的农业部大楼，第18街的内政部旧楼，第七街的文官委员会大楼。椭圆广场边上还有宽广无比的商业部大厦，这是20年代商业部长胡佛^①所建的美国商业圣殿，占地八英亩。

1932年的华盛顿跟现在显著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时都还没有：没有杰弗逊纪念馆，没有海军陆战队纪念馆，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法官们在国会里办公，一边是参议院，一边是众议院，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就在大圆顶下面。无名战士墓和华盛顿大教堂正在兴建，圣母无原罪堂还在筹建阶段。今天的宪法大道，那时还没有，只是由B街扩建的一段路。目前的又长又宽的林阴道还只在设计之中，原地在当年夏天只是华盛顿的一处十字街广场，树木茂密，街道纵横，而且还有不少残存下来的世界大战中的临时建筑夹杂其中，一片乱糟糟的。除了商业部大厦已经落成之外，联邦三角广场上还没盖房子。据《美国地理》月刊说，安德鲁·梅隆部长和里德·斯穆特参议员特别喜欢一项40亿元的城建规划，他们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南边”全部盖上“雄伟建筑”，并预告同年9月胡佛总统将为一幢新邮政大楼奠基。但是此时这幢大楼和附近各大楼——劳工部的、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司法部的、国家档案馆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国家艺术陈列馆的——都还没有动工。那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准人参观，《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物也没有拿出来展览。这一带一向多半是商店，这时有些仍然是商店，但个别地方正在破土动工，一些楼房产权已归财政部，也已决定要拆除另建了。

决定拆除楼房的地段中，最有趣的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那一片地，即现在的国家艺术陈列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的所在地。在那里，1932年7月28日早晨还有一排难看的旧红砖楼房，其中包括几个仓库、一家廉价旅馆、一排卖汽车的样子间，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殡仪馆。这些房子的墙多半已经拆了，几星期前本该全部拆掉的，但是“补偿金远征军”的一些成员在6月17日晚悄悄地住了进去。特区警察局局长是一位退職的陆军准将，名叫佩勒姆·D. 格拉斯福德。他不愿把退伍军人们赶出栖身之所，尤其看到其中好多人还带着老婆孩子更是不忍。可是，到了仲夏，格拉斯福德却伤脑筋了。国会责备他不该让退伍军人进城，白宫又公开说，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了。总统决心撵走那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出动军队也在所不惜。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

① 胡佛于1921~1928年任美国商业部长，1929~1933年当总统。——译者

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扎营地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在华盛顿东南区，远在阿纳卡斯蒂亚河彼岸，即第11街桥的那一头。但是那些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离国会只隔三条街的退伍军人却最惹人注目。他们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们赶走不可。政府之所以下得了这个决心，正反映出全国脑满肠肥的人对食不果腹的人是越来越狠心了。但是跟退伍军人有接触的人们却并没有采取这样不友好的态度。格拉斯福德将军喜欢他们，比利·米切尔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他曾两次荣获勋章）也喜欢他们。德鲁·皮尔逊写道：退伍军人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挨饿，全家挨饿，他们要求付给他们钱，别的他们就知道了。”威尔·罗杰斯说：“在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成群结队的饥民当中，这些退伍军人是最守规矩的。”

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尽管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可以否认。司法部长威廉·米切尔却宣布：“远征军”有“行乞和其他犯罪行为”。副总统查理斯·柯蒂斯还出动过两连海军陆战队。他们奉命戴着钢盔，上着刺刀，乘电车来了。可是格拉斯福德将军指出，副总统无权指挥军队，便命令他们回营房去了。尽管如此，主张政府使用武力的呼声，在首都和全国各地已越来越响了。3月7日，三千名饥饿的男女在密执安州迪尔本市的亨利·福特汽车厂外示威，警察朝他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百人；后来，受伤的还被栽上暴动的罪名，套上手铐送医院。《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咆哮如雷地发表意见说：“责任在谁，不难判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 福斯特^①和其他赤色党徒。”别的报纸这时也怂恿总统快动手。《华盛顿明星晚报》在社论中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一名特区警察“满怀义愤地狠狠揍那些上街游行的要求发补偿金的家伙”。《纽约时报》也报道：游行请愿的退伍军人“所领的退役金，已七八倍于其他国家所发的，但仍不满足”。其实，除了残废军人外，所有的退伍兵根本没有什么退役金。可是某些聪明人还发表了更妙的见解呢。陆军准将乔治·莫斯利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是个“才气横溢”“生气勃勃”“富于创见”的人），他这年夏天也有好些创见，其中之一是建议把“补偿金游行队”和其他的“劣种”统统逮捕起来，送到“夏威夷群岛中人烟稀少、甘蔗都不长的孤岛”，关进集中营，好教“他们自食其果”。他还恶狠狠地补

^① 美国共产党领袖（1881~1961年）。——译者

充说：“到了岛上，有的案子即使处理得慢一点，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夜色沉沉，大雾弥漫，可是这并没有使寄居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退伍军人感到忧虑，因为麦克阿瑟早已对他们的一位领袖说过，即使到了不能不赶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打算让他们体面地撤出。他们是服从命令的战士，自然相信四星将军的话。往后，消息传来，说可能已经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了，可是他们还觉得那是值得欢迎的消息，因为他们以为，现役军人碰到退伍军人，双方就会拥抱起来的。退伍军人的住处挂满了褪色的国旗，他们万万想不到，美国军队竟会向美国国旗进攻。7月28日（星期四）早上，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天气。上午9时，他们便预料这天会非常闷热。大家悠然神往地谈到那些新式的冷气电影院，那里边放映着时新的有声电影：珍妮特·盖纳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盗宝》，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患难之交》。跟退伍军人们眼前的住处相比，有冷气的地方岂不是诗一般的梦境吗？先前铁路公司把他们免费运来首都，为的是腾出车站的车场；有一张火车提货单上写着：“运往华盛顿市的牲口——退伍军人55名。”真的，他们几乎也感到自己不过是牲畜罢了。在他们的住地，那些拆得残缺不全的楼房多半留给妇女和儿童居住，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送来了一些草垫。男人栖身的地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是“许许多多的帐篷，烂木板上钉破布，再用包装箱当做柱子支起来”的。在他们那里，到处都有亲手钉起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保佑，全家平安”。别以为这些是俏皮话，像他们那样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庭、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的话）开玩笑的。

他们的出身是美国自耕农，要是当时就用上了“下层中产阶级”这个名称的话，他们也算得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了。如果派兵横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去攻打他们，有五个人会首当其冲。退伍军人的来历，可以拿这五个人为代表。在第一次大战中远征过法国、当过军官的，只有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 A. 宾厄姆一人，不过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分子，因为不久以前他还受雇去破坏罢工，被他搞得很狼狈的有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和本年3月结队前来肯塔基州抗议侵犯矿工民权的东北部各著名大学的学生。在法国勇敢作战、得过勋章的有来自萨克拉门托市的约翰·奥尔森，还有查尔斯·P. 鲁比（1931年人们向总统贺年，鲁比还因得过殊勋十字奖章，被选为第一个贺客呢）。奥克兰市的埃里克·卡尔森在战场中过瓦斯弹的毒，据当时的说法，还得了